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夏

○武林沈烈女傳

予聞之節婦十有九眞烈女百無一假盖節可飾而烈不可飾也嘉女貞者動輒引栢舟詩爲案然夷考共姜靡他控母但以死自誓實未嘗死也而人褒稱至今烈眞實抱痛而死如沈烈

女者哉烈女世居仁和平安里于所生爲第二女其父名皇恩寠甚鬻線餬口其母　氏其翁臯椽以於潛人僑寓省城其許聘待嫁之夫爲俞國柱業儒未就以瘵疾亡歲在丁卯其締婚之初年在天啓壬戌其往奔夫喪斬衰哭踊成禮而留侍姑嫜者凡兩閱月其復返母家坐小樓不下而縞且齋焉爲主爲位如慕如疑每食必祭未嘗傾刻忘者殆兩年所其畢命之期在

崇禎巳巳三月二十日夜其所以迫急而投渠之由盖氷人作伐將以三月二十二日復受他姓聘故其慟不欲生繫俞氏姻書與其夫之主于袖而夜啓後扉自投于渠者耻也勢也非名也其乍見衣浮水面而驚而父母始覺知者為乘流之舟子其死未幾屍即僵起而所繫姻書猶不濕者焉夷之顯其異即烈女之耀其靈也其生長貧家而知書解大旨自幼矢貞惓惓于

罔極之未報深以爲憾蓋夙有慧根且有先見焉其死之次日所僦居忽傾壓而其親入山殯女幸獲全無恙豈烈女孝感所致抑天心曲爲呵護不欲泯其貞耶予里中慣毓儒人褚僕射以忠著唐史可考　國初王項兩僉憲以淸顯其子甚至鬻菜求活直指憐而周之遂欲疏攻直指殁之日紙衣就木其苦節如是好事者相傳爲忠淸里今百餘歲後復有沈烈女云予以

廉直罷官不媿鄉先達幸與烈女同里同姓復
生同其時又幸未先朝露而猶及爲烈女立傳
是亦一奇也
人但知武林有西湖特因白蘇得名耳竟不知
天下爲西湖者十四自武林而外一在順天府
玉泉山下一在鳳陽府潁州一在開封府許州
一在鄢陵一在歸德府睢州一在汝寧府城西
翠花亭待月臺側一在成都府崇慶州一在叙

州府富順縣一在福州府城西南一在漳州府龍溪縣一在潮州府治西一在瓊州府治西一在桂林府治西凡十有三處

孤山一在順天府通州一在順德府内丘縣一在永平府撫寧山海衛一在常州府靖江縣一在楊州府泰興縣一在廬州府城東一在杭州西湖中一在青州府昌樂縣一在萊州府濰縣

一在四川行都司凡十處

古人祿厚故貴者必寡遂以晏嬰爲儉公孫弘爲詐而惜福之旨昧矣反曰沽名今人祿薄甚至有即署十年而逋負未償者債帥之外又有債紳其寃也乏養廉之資絕仕貧之路隄防一決不盜賊其心豺狼其面蹊壑其慾不止也

人于諱死之念獨深七十歲人聞六十歲人物故曰彼自不永年耳二十歲人聞三十歲人捐館曰世間短命能幾俱不念及于自巳眞可哀

也至于岳飛誅而韓世忠懼雖有我之念亦塵
世之悟也惟范蠡去而文種留則我相安在
鶴未必盡羽化也人概呼為仙鶴猶狐狸未必
盡成精也人概呼為狐狸精每于物多怨也至
于人亦有為聖賢者而人與人相與未嘗曰此
聖人也此賢人也類同則忌恒情哉雖然狐狸
盜日月光華吸男女真炁有修鍊之術其成精
宜也鶴則何有吐納導引非所諳也熊經鳥伸

非所習也而亦得仙者或倣真人之丹鼎竊其餘以蛻骨或海外有不死之藥與草與棗幸而食之得以長生故曰近朱者赤非虛言也

聖王不貴異物則史冊不紀物之形狀色澤亦不傳于後世萬曆間予親見上苑有五色鸚鵡且善舞又有純紅者純白者舉朝絕不以爲異酉陽雜俎載唐玄宗時曾有五色鸚鵡張燕公上賀表稱爲時樂鳥亦陋矣哉

卓王孫一財虜耳其墓尚留崇慶豈非以文君故歟文君一奔女耳其名直傳至今豈非以相如故歟古今人惟文士爲不朽耳倉公精于醫其名不藉女以彰其身則藉女以保緹縈與木蘭俱非凡人在丈夫中不多得也

唐薛濤一妓女耳家浣花溪旁以溪水造十色箋後世相傳爲薛濤箋由此觀之不但功名節義借文章翰墨以傳卽釵裙之流亦借文房一

脈以不朽耶

變化之端不可意揣雀入大水爲蛤說者曰念所注也腐草化螢壞麥化蝶亦豈草麥有念射注于螢蝶乎天下事有深求而反失者此類是也然則何居予謂此即濕生化生之說無他旨也

儒生不閱內典不知宇宙間無所不有覩天問招寃諸篇遂以爲怪遂以爲誕妄未必然之事

此亦夏亟之疑氷也楚人尚鬼其所指巫咸巫陽盖實有是職實有是人豈孟浪語乎

春者春容之義秋者揫斂之象祝壽者當云千春節而反云千秋節者失矣豈白帝司令金母持權正萬寶告成之候歟

秦始皇帝所鑄金人十二董卓毀其九符堅毀其二但以爲錢其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夫毀九猶欲存三也毀二猶欲存一也人心好古念

舊即麽之中存不忍盡廢之意在賊臣草寇尚然矣祖龍焚書猶存卜筮醫種等書周易幸而無恙蕭符見解界與之同閒諸故老金寶之屬入水土者數千百年必當出世不終埋沒此陝河金人不知何代復出世也然亦神物不可力取强索聽其自然在滄桑變換時乎不然予言又添一重罪案矣

朱晦翁二十二入仕七十致仕其生平所著經

書集註綱目等編、皆宦途所述者、今人仕優自

不肯學耳、反藉口無暇、予欲改離騷二字、期不

信兮。告予以不閒。期信二字改作懶學。可謂曲

肖人情、

盧照鄰以居喪過毀而得惡疾投潁水死、蓋孝

子哉、駱賓王作檄討武曌思恢復有唐宗社兵

敗赴水死、蓋忠臣哉、王勃躁妄貽累及親楊炯

慘刻竟歿宦邸、非盧駱等倫、直才名埒焉耳、說

者鈕裴行儉之品題遂概謂文人無行悲夫予閱世久而稔知史不足信或王楊傲骨招忌史所短之之詞摭于飛語訛傳未必皆實錄歟譬閭里美人物故凡一切妬婦醜嫗知與不知極力詆之而後快也

尺之為赤也歲之為遂也裁之為財也非古人好奇乃錄者鐫者之悞也今人太信古而云古字通用恐後之視今展轉訛錯不特魯魚亥豕

已也此惑從來無人訃破皆腹太空必太虛之故

欸乃音襖藹或以爲瀰中人泣舜之餘聲或以爲操舟者動搖櫓聲未知孰是

夜夢一縫掖譚鋒楚楚云有人于此但取一事之名而餘皆不顧未可盡信也醒而記之其說亦尖

楊升菴著異魚圖贊細按之鯤鯉鯽鱸石首鰕

鰻鱺俱民間日用之物未嘗異也豈好事者謊
托升菴哉抑升菴别有見耶
古人有有意之事而托諸無心者如雪夜訪戴
終于不見或偶有所觸不欲見哉亦未可知而
云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皆微詞也蓋晉人秉極
窄而僞作達類如此亦有無意之事而彼此附
會飾說欺世者如周子窓前草不除本僕懶所
致而云恐傷生意豈眞情乎蓋宋人事事物物

要歸到理上此一代之魔障也

閏月無所着落以前十五日屬上月後十五日屬下月此厨家强解之說非心所安猶調停世事者各認一半是也

擬古樂府擬古詩十九首此最可笑譬優孟之肖叔敖道學先生之摹尉繚張朱縱偪眞祇供鼓掌若猶有毫髮未似處不畫虎類狗哉人但知字臨帖爲書奴竟不知詞壇擬古亦詩奴與

文奴也去效轝幾何

暑月醬甕雖緘封極密而蛆伏焉盖蝇所產也自外乘內伺釁而入故善爲子孫營窟穴者莫若蝇而蛆之于鑽刺則天性也予叔疑其鼻祖哉

省會之地不因有府學遂無縣學順天應天乃輦轂之區而大興宛平上元江寧四邑獨不設立學校豈重首善意乎

孟敏墮甑而不顧孟嘉落帽而不變千古以爲美譚然當時士習如斯遒識也非力也妄加以鎮定之名非善觀史者也

解紛救鬬不可過激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嵇康爲師不逮康死乎夫成均遒賢藪也何無識一主于此壹似有深怨積怒于康者作此中傷計耶

儕秩有無意得者石祈子不沐浴佩玉是也姻

親有無意得者王逸少坦腹東牀是也命數既定方正可風流亦可否則作意爲之祇供人一番描寫耳

智永習書以退筆藏大簏中復瘞之曰退筆塚夫二豎墮履或哭或悲蓋無意偷失者耳退筆則棄置之餘也何珍惜若是豈其藏瘞所爲若果出自智永本念覺胸中未必洒然

瓠翁託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此葫蘆語

也匏瓜無口安能飲食況植物無不繫者何獨匏瓜盖匏瓜乃星名也繫即日月星辰繫焉之繫此但以象麗天不能採而烹之以適口子引此以喻有名無實者爾即詩人所云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意也學者察之

仕途文移以上行下其詞曰仰如仰府仰州仰縣之類甚至有不當仰而仰者骯髒吏受之氣輒不平予爲解嘲古人曰仰以觀乎天文曰仰

不愧于天、曰仰不足以事父母則凡仰我者皆天我而父母我也、即不然高山仰止、亦山我也、人至于爲人所仰、何德可銷、而顧愠之懟之、皆不明仰字之義也、

古跡有極誕者如因堯城是也夫堯爲天子分誼誰敢因舜爲聖人情理安忍因况堯廼謚也死後之魂尚追尊之顧繫其生前之軀哉

道推三皇功推五帝秦政合之曰皇帝伊尹爲

阿衡周公爲冢宰新莽合之曰宰衡所見相似然後世仍皇帝之號不仍宰衡之稱者政令終莽凶終也

支公之鶴鎩翮既長即便飛去不顧雲龍山人孤山處士皆放鶴而鶴復來歸不異歐公之縱囚也豈鶴亦解人意爲避趣耶予園所養鶴每夜時東南隅巽方候月亦一奇也

總一讀書人耳市井刀筆玩弄之而有餘神奸

桀黠吞吐之而不足非市井刀筆其伎倆反出神奸桀黠上也一爲士君子所忽一爲士君子所疑其心思有用有不用也

已巳歲嫁女治粧琢銀匠不屑與描金匠同飲食攄愚見此二匠絕無低昂然自生區別如此亦異矣哉進賢冠下所相與者非必盡科目也士氣寬而工量反隘爲之一慨

人性介動靜閒太枯槁則不活潑太塵勞則不

寧謐與人接物一槩倒屣而迎、非也、一槩杜門而謝、亦非也、夫人物亦種種不齊矣有當日日見者有當五日十日一見者有當一月一見者有當週歲一見者有當終身不見者涇渭混淆何名爲士

婦女粧飾逐歲一新而作俑自蘇始杭州效之以達于東南兩閩粵川貴等風靡南都效之以達于西北兩魯燕秦晉等風靡此豈有檄文期

會媪妁傳宜哉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大率五年乃克週遍所始之地厭棄已久所效之地摹彷方新大可笑也古有劉夫人粧。初終不改。蓋女中之傑哉。

人身耳目口鼻皆有實用迺若無用之用其眉乎眉能徵情憂則攢眉畏則低眉喜則揚眉急則聳之燃眉整則比之列眉美人作態則曰顰眉才子修容則曰畫眉人而無眉不成其爲人

矣五倫六藝之外有所謂詩文者亦人世之冐乎至今日而蛾眉付諸烏有可勝悲愴

丁卯九月朔飲葛屺瞻先生于小園盖答其中秋之酌也泰水部處回席且畏吾譚鋒托疾不赴葛問及時局予曰東林局極必大伸三朝要典必毀極惡璫必磔附璫者某某必敗至初三早而　新主登極之詔下半載後快心之政與予言一一符合乃知異術不必嚴管世味外人

早了了矣是年八月十四日楊政平同張希仲
諳予言別相與感嘆時事予曰非藩邸繼統必
不能翻局楊曰其在　信王哉予曰勢太迫急
期不遠矣未兩旬得　龍飛之報何覆射若斯
神也長安有李　皇親者　神考所自出也逆
璫無端馳柬致謝云聞汝爲祖爺建生祠耳李
實無此意然懼禍不敢不建特不請　旨不懸
額但增塑一像以土垣界之側隣東嶽廟璫敗

即刻毀像爲泥撤去其坦懸額曰天醫祠人服
其先見嗚呼豈進賢冠下智不及一厎吮哉
滕邑白蓮教倡亂時有孝廉張還白者諱綵篤
行君子也賊過其門相戒曰此張聖人也毋輕
犯之且絕糧之際反有所餽盜賊盖良心未泯
哉此與飲幸秀才酒事相類賊乎張亦不因此
蒙謗乃知魯俗之厚雖大壞極敝時猶存周孔
遺意所以致此者可深痛也長人者能不任其

給乎已已京察。張。聖。人。以。酷。褫。爵。 右國之券

漢功臣自三傑外功無踰樊噲者沛公入關意欲止宮休舍果爾則資羽以口實其時進諫即還軍霸上者噲與良也鴻門危急幸脫虎口者亦噲與良也噲功高使擊盧綰時帝已病甚復信讒而令陳平即于軍中斬之幸平有妙用載與俱歸而緩其勢不然噲與綰合謀事有不可知者其時韓彭已死孰制之乎此高帝臨終亂

命最失策處也

鈎弋之誅有鑒于呂雉耳呂雉後來作用皆高帝所不料者其胷中絕無防之之意使帝田、思預防必有所以處之矣英雄之魄。又係創業。豈經生家𪊲嫡易㡉。亂常變古等語。所能束縛哉。說者紛紛揣摩俱隔一膜帝封王子弟至吳王濞撫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反者豈若耶、濞之言曰、寡人年六十七、親自督軍、則此時僅十歲耳

帝何自知之周勃已老豈能留至五十年後扶危定傾而云安劉必勃帝盖慮孝惠之懦懦不能鎮撫其社稷而有他虞焉不指吳濞亦不指呂雉也若憂呂之危劉而即以安劉之人對危劉者言之高帝不若是之愚也大率儒生議論祗供有識者一笑

韓退之示兒詩開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座中人十九持

釣樞觀此詩則韓公之不愛客不好士自吐俱招矣人情趨熱始慕而歸之如鶩者終忌而嫉之若仇貶竄之漸已釀于此

仲尼稱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鄙臧文仲則曰知栁下惠之賢皆不言其爲聖人而聖之自孟氏始仲尼聖不自聖地位太高故不輕以聖之一字容易加人孟氏眼底看來聖人太多亦揣已衡物而心服之耳

蕭何安所試而識韓信之爲大將信亡而躬自追之蓋眞知灼見其才也如論力則受辱跨下乃至怯人也豈何亦知兵法而暗與信合遂器之耶非也世間不知醫之人頗多而具慧眼者良醫庸醫一見立決何知信亦猶是巳

閩中鄉紳迷其邑城隍之靈自爲人時巳具辯才或難之曰天有耳目乎曰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口乎曰有天何言哉有鼻乎

曰有上帝居歆有手乎曰有天方授楚有足乎曰有天步艱難以人之耳目口鼻手足一一配合于天而取証于經傳亦頗解頤

觀玉者必于其瑕玉可假瑕不可假也所謂觀過知仁者是也王旦不諫天書是其瑕也遺命削髮披緇以斂一片苦心令人惻然宋人必欲求其無瑕則自孔孟外無一箇完人矣

晉公明清酒三升。助其譚鋒。宋子京女伎列侍。

貲其爽筆。如是前才情始得自豪。盖寄托于此。非惑溺也。自古文人無不喜譚者胷中意見不發舒于口則腹脹欲裂若無良友接識而庸愚驚聞高論又不領畧。不得已而操筆記之。又恐傷時觸忌。姑托諸評史以寄其憤悶之氣。遁其鬱塞之懷。盖猶服藥瘳痴而不知者以為好名。以為勞于著書。亦可哀也已。譬病者飲黃連湯惡歲孺子疑是蜜汁欲奪而嘗之也

門可羅雀眼通無俗物自作者筆為門見俗

林泉死灰無可取利處則過門不顧反曰彼寡交也反曰彼性傲也反曰彼不和于俗也反曰彼難相與也嗟乎進賢冠下據要津者豈人人延攬人人撝謙人人同俗而易與乎亦必有孤介卿予者而其門不羅雀也世俗趨利者着着踏實。着着落空。不善藏其身也。善藏其身者。于閒處留神。此無用之用也。

街坊說古者至曹劉交兵處雖婦人女子亦知

左袒玄德至岳秦搆隙處雖市井小兒亦知切齒檜賊半是直道半是習心若謂盡出于直道乎則何以范陽人呼安史爲二聖也若謂盡出于習心乎則何以長安石工不肯鐫姓名于碑末慮玷清議也治邑者。鄉約講解。乃切要之務。而豈迂乎。

郅支負漢之後與康居爲一罪不獨殺漢使已也陳湯擊斬其頭功鉅矣妬功者誣以矯制之

罪腐儒法吏合喙攻之竟以代人作章奏下獄徙邊不復再振悲夫漢法邊功陞賞頗厚。而獨苛于湯。至爲人代筆自潤。猶不相容。豈盡恭顯咎哉。皆匡衡陰賊之故也。衡爲宰相、起家經術、媢瑢妬功。其念一也、

常惠之節爲烏孫所盜自以辱國當誅竟封長羅侯蘇武秃節效貞十九年如一日位止典屬國漢賞厚薄任意何嘗有定衡哉由此觀之史

筆亦然矣內狗一已愛憎所奭者少外狗通國是非則滿盤皆錯全局都差試就目前諦思而稔知史不足憑也此乎晚年有獲處也

疾之足以死人者甚多而豯背弱症皆無活理事之足以亡國者甚多而暴虐昏庸總無興機乃知漢桓靈晉懷愍唐肅代宋徽欽只一味昏庸便可亡國何必暴虐如桀紂而始籙訖哉

卜式助邊說者曰此巧于買官者又曰此以中

武帝耳皆非也式既得御史大夫仍持論駁盐鐵船筭、欲烹弘羊夫式以心計起家者其所爲與弘羊不異何疾之深也、此式之微諷也人主好大喜功、則財賂必詘財賂詘而富民不自保矣、故先以利嘗之後以言利之非動之、然必備位九列、而始正言高論、則主不疑式之超識、不但愚漢君臣、且紿後世文士矣、嗟乎使石季倫而悟此也、何至以財自賊哉

太平廣記摭發塚事有棺器皆朽而屍如故者豈非以水銀殮歟男猶可也女體裸而爲惡少所窺辱莫大焉百計經營祗供百世後椎埋者之一盻亦愚且痴矣死欲速朽殆謂是耶

侯嬴之計善矣其知人之明則古今未有踰者知如姬之必不負恩而肯爲竊符知如姬之不輕泄其謀不私請于王以僨其事知信陵之用兵足以破秦存趙而不虛殺晉鄙知晉鄙之必

疑不奉命知朱亥之膽與勇合必不當機退怯
凡此皆其知人之明又皆其所嘗熟籌者也然
微邯鄲之役逢時處勢數子者安能各自建竪
以垂名後世哉
四公子推信陵能得士祗因侯嬴一人起見遂
謂其有識竟不知侯生所以報信陵者專感其
不以衆人待巳也他公子所食之客寧無如侯
生者存卽有奇謀不屑告矣以常情揣之猪豕

所聚騏驥耻與同槽亦未必果有侯生存也予謂戰國人可從祀孔廟者無踰信陵竊符救趙得聖門之權養士有別合聖門尊賢之等近世待山人墨客但取法孟嘗君不學信陵君前輩郤不如是

唐人以詩擅譽者惟崔姓特盛又皆一門五代至宋寥寥無聞豈前此菁華太洩故耶大率漢文人不嫺于詩唐詩人不嫺于文惟本朝人

有兼之者漢之李陵、唐之韓愈、柳宗元、其兼之者也、宋則蘇氏兄弟亦能兼之、

大曆十才子其子孫以官顯者惟李端錢起盧綸三人而已餘則夭者弗嗣者纍纍也　本朝有中原六子惟王世貞子王士騏登進士位至吏部尚書郎餘則夭者弗嗣者亦纍纍也

或問六畜性情有勝人處否曰有四民九流以至婦寺莫不自負殊尤與儕偶迥然懸絕惟雞

猶不然此人不如物之大凡也

萬曆丙午丁未間詞臣負盛名者顧公天峻湯公賓尹物望翕歸眞所謂高門旦開流水接軫也未幾被彈家食群起而攻之兩公竟幽欝林泉二十餘年相繼物故吾成均師李公騰芳爲顧所累然爲人坦朗無怨之者後位至太宗伯朝紳合喙薦揚吾中式大座師朱公延禧爲予述曩時光景沈公漼已晉秩諭德矣與顧同年

同官意欲扳附訂期携尊及門與之一談屆期而往自旦至暮守候良久竟不得見而歸蓋其時九列言路絡繹不絕客語移晷不得其間故世沈與隸各出懟語此亦衙門異聞也予曰沈公世家名士自待不薄顧何故鄙夷之耶朱曰顧以經世自許嫌沈骨力卑弱故外之耳朱師與湯同乙未榜與沈相繼大拜湯顧目中豈復有朱沈哉而末路若此殊非意料所及是以

深心大力之士。不露機鋒。乃能究其作用。先侍御曾有言江陵作編簡時。吶吶不出諸口。人。以爲易與。而。容之。後之詞臣。其以頑湯爲楊園之道乎。己巳四月廿一日識

或問情面何法可去曰此衰世之症候也場屋亂則宗師徇情面舉措亂則上下司彼此徇情面人主不可恃則三公九卿各徇情面巡方者採訪于豪右于匪人則郡邑長吏徇情面皆恐

其他日修怨也情面二字必君相協心乃能去之與諸臣毫無關涉

客問篋篋不飭至今日極矣何法整之曰非古人皆貞今人盡黷也有故焉蓋迫之以不得不墨也州縣長吏初有討缺之費不討缺則僻遠寒陋如同貶竄既有到任之費攜挈十口就道千里水程治裝猶省陸路資斧無算況家屬有二三十口者路途有四五千里者貧儒筮仕既

無册術勢必借京債以充之重息厚債二月新
絲五月穀有司初選等第獨此苦誰則知之巡
方入境有討薦之費不討薦則父母無封官評
不美必有後患給由有謝薦之費不謝薦則褒
褒未幾彈墨隨至大計有朝覲之費同年同鄉
新舊勢要及會試諸友各有帕儀卷資之餽倖
踰四年有留部之費全以銀之多寡爲官之美
惡雖吸髓剝脂以橫取于民而囊橐自潤者蓋

無幾矣況逆瑞時又有捐俸之令又有助餉助工之條雖夷惠處此豈得有廉名乎

客問銓部與臺省得之既難則挽回積弊豈遂無豪傑乎曰彼自有彼之苦非我所得知也大廈將傾一木焉支徒爲躍冶金無益也清執而敗者吾多見矣 何不及見調象

臧獲不靈主人所不能攝者二事一司閽一司酒客之來也居亭有願見者有厭見者蠢僕或

拒或通意與之左既不能先期預訓又有不可明言者酒之寒温因時宜隨容性既不能一一調適偏于美醲乾没獨多擬于未登筵時先以惡酒饜之則客至時已醺醺不省人事矣是二者極難主人代攝又無此體必得高美之客自已排闥而進于尊前稽核醞醸可耳

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而言及于死無不怖畏者何蓋人自朝至夕自幼至老但思作家但思做

今之於[illegible]考 若不懼矣

官但思子孫成立而絶不念及于死。譬諸秀才終日應酬嬉遊絶不念及于考。一旦考牌頒下骨驚毛悚如何不懼幸而寛限兩三月將經書溫熟將臭爛時文記得幾百篇其氣轉豪勃勃欲試偶因他故忽改試期于來月。則必有鬱鬱不樂之色。總此士耳何前懼考而後憂不考也。衹因胸中無備有備起此二情死亦然矣凡人精神于積善[illegible][illegible]三端加意者。皆刻刻念及于

死者也。是人死死去。縱不生天。亦叨㝠藏。斷不若人世賄賂公行也。若然者何怖于死。縱使閻羅寬欺。未必遽樂。若謂死後茫茫無知。此自諱短之言。卽此語已落黑獄障矣。王教聖人豈皆說謊哉。予行年五十七書此自儆非敢儆世也。已巳四月朔識

宋有詞而無曲。元有曲而無詞。皆詩之變體也。詞到精切處比詩更難

淸平樂二調　春冷梅遲

春分前後試看柳和梛臘盡冬踰猶數九何故凄其如守○去年此際梅殘、只今悄悄餘寒漫道困人天氣○未能出滑先酸○

久踈良友、花沓君知否林下詩人炘載酒風前乍抛黄綬、○百年强半冗攢尋驪且趂居官、莫待衰遲行樂那時追想長下

蝶戀花二調　傷逝

幽汶泉臺何日曉、一夕長眠塵土相圍遶、欲寄音書冥路杳、夢中惜別魂歸早○寵性難馴朋類少、遥想荒丘宿草啼哀鳥、意願生平嗟未了、蒼天不使英雄老、

在世行藏原潦倒、知已無多、文酒交情好、一般驩喜同煩惱、牢騷怨氣頻頻道、○誰料浮生難永保、四望青山、埋恨猶嫌小、疇昔分離嗟草草、與君尚未傾懷抱、

意難忘二調　西湖災異

蘇白遺芳嘆年來堪厭滿地庚桑神君舊尸祝閹寺陡祠堂將進酒更燒香世界成何樣宦輿濃摳衣跪拜敬謹稱觴○休嗟嗣續難昌這諸臣媚子、盡是兒郎、開宮千萬所、愛子兩三行腰間繫白勝黃、捧溺又何妨、慚負了湖光山色豸繡金章、

世態炎涼感生祠拆毀能不悲傷碑文曾有字、

廟貌倏無様矜作偏祭司房患夫鄙夫賜翻效尤峩冠博帶斑犖翩翔○開評節俠無雙這呈羞露醜侮恨難忘身名空敗壞○富貴在何方○貧緣事命王張臧穀等亡羊○白日閒無端夢玉○清夜思量○

日月所以不取厭于人而時時願見者光景常新也雨然乎哉亢旱驕陽見之乍喜曰霖曰甘日時尋常零注則蹙額攢眉愁苦之矣我輩見

賢豪長者如見日月見一番有一番識見矩矱議論種種動人見庸愚鄙夫如見溺雨面目業已可憎語言又復無味顧以天道言之晴明時多陰晦時少以人類言之庸愚鄙夫多賢豪長者少生斯世也居是邦也若雨無窮期矣

唇吻中之節義不盡出于假也間有眞者焉刀鼎中之節義不盡出于甘也間有苦者焉功名中之富貴如渴飲醇耻辱中之富貴如蛆饜糞

故君子不願有節義之名又患無富貴之實

人情有難忘者小惠及人則沾沾德色與共感

且報也有易忘者受人大惠則恥他人知之又

恐是人居功非惟不感不報而且以爲恨也

人有初念正而轉念邪者有初念邪而轉念正

者此危微之關亦命也數也畜生但有初念絶

無轉念其不如人在此勝人亦在此

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薛能詩

也能位歷節鎭以驕恣僨軍殺身特庸材耳而
妄議武侯何其無忌憚耶倘當時隆中不出則
鼎足不成備無立錐地權能以蕞爾吳挽操哉
勸進禪位不俟至丕矣武侯葢有大造于漢者
庸妄之徒萬勿耳食此說
文人持論嘗有英雄氣飯後鐘碧紗籠乃唐朝
王播故事也傳奇悞移于呂文穆于蘧說中已
剖之矣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初立以倖進備

位宰輔、不厭人望、出爲淮南節度使、題楊州惠照寺木蘭院詩以志慨、按東坡先生譏之云、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二十年、記憶作此詬、齋厨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夫世俗論事論人、但據末後顯榮薰灼、併初時狼狽恥辱狀、亦摭拾爲美譚、殊無士氣矣、故謂坡老此譏、大有英雄氣、不狃成敗持論也、以實揣之、鳴鐘會食、則巨刹焉、非托鉢糊口

者比何吝惜此一飯哉播必自取侮而爲闒黎所厭苦耳當時非足恭以諂之即盛氣以凌之如近世惡少年所爲者不然胡不相容至此况徼時璧閒句已經久遠播既貴後僧即泯其迹而避地焉亦無不可顧特加表暴而以碧紗籠之此闍黎亦豈常人也哉

弘治十四年禮部侍郎謝鐸上疏謂納粟納馬之例恐開貪墨害民之媒鬻爵賣官前史所鄙

此輩不為無故
訟事而於此
子孫世世援例
訓讀青湖硬
子孫世世白長班
長班子孫世世為
進士輩相若之

萬一再行則彝倫堂竟爲錢虜交易之地鐸此疏祗爲國體惜耳今日事勢又異昔府聽訟者遇詞狀有一監生覗爲奇貨百計挾詐或曰當避嫌也或曰恐招謗也或曰誰肯挑這擔也心下十分齷齪口內十分狠狽此衣冠中禽獸哉何啻盜賊因果惡報其子孫當生生世世援例亦被貪墨詐害

宋人譚詩猶如說夢動輒以理之一字繩之則

詩脉絶矣如李白詩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杜甫詩雨中百草皆爛死韓愈詩花開十丈藕如船諦思之皆碍于理然不失爲佳句者情在詞先意在筆先能壓理且奪理也大率詩者以笑代哭麥秀之歌搠自箕子何必離騷吐驚人語以駭俗聽哉即如三百篇中豺虎不食、有北不受、載翕其舌、西柄之漿等句、無倫極矣夫豈特悖理哉、而仲尼弗刪、悲其志也、志不憤、語不

今以三等定罪乃論當然餘始借以雜然餘輕目若依與處池頭敘事不知進為辨黙

奇志不衰語不與斯詩家三昧非腐儒所知

人身如漏斗茶飯酒肉皆下走人身如債主兒女妻妾相聚處人身如藥杏津液煎盡委泥沙

祿山之變從僞者以三等定罪王維與焉魏璫之變從逆者亦以三等定罪蓋刱戒彼也而求一王維了不可得嘗試以事勢衡之居士大夫處倉卒間偷生愧義猶可原宥近世稱功誦德建生祠拜乾兒者處服豫間殺人以圖富貴不

可貸也

文廟以木主易塑像不自　世宗朝始也自洪武始凡郡邑城隍及太學皆毁像爲主藏在今甲天順壬午蘇州太守林鶚秉聖像剝落因併從祀諸賢俱易以木主在文莊極言其是迂儒不諳掌故嘉靖間矢口爰爭徐文貞號稱識者亦呶呶置喙甚哉時文之塞竅也秀才變爲學究偏不究及于此

順應兩府附郭之縣係輦轂之所故縣令六品
比外邑長吏七品者殊秩示尊顯而甲科反不
屑爲以體統陵夷權勢旁落故予意扶風重地
當予外吏中擇甲科賢者充之兼御史銜不受
制于府以示尊　朝廷之意三年滿考仍轉京
堂其所職掌詞訟不許巡視衙門侵越如此則
小民受福多矣譬直隸知州不屬府轄已奉爲
舊章何獨宛大上江四縣不爾乎。若狃于相臨

之例則順應丞官雖尊、猶是府也何獨府尹見巡撫偏長揖乎。存此說以待議禮者酌之

嬪御殉葬夷俗也　國初猶仍胡元遺風至英廟始禁革著爲令斯宋濂方正學解縉等諸臣所潤色何事乎

本朝守令之設遠過封建但州縣小吏有上官彈壓而藩臬大吏漏網偏多則賢其民賊。而仇其民愛。世所以不得太平也。餓眼饞腹。妄准詞

狀。以規贖鍰。如養家活命之符。巧計生情。肆行牌票。以詐屬吏。猶負嵎食人之虎。至于進表一節。陰謀隱毒。種種難明。包苴不入。廉吏左遷。谿壑既塡。墨官高擢。有言官身受其苦者。曾曰二司官止存堂上一員。俱除。各道。民困其稍蘇乎。

此論亦快、

三正途筮仕。當從司府守領州縣佐貳磨練年餘、然後轉他官。庶不以民事爲嘗試耳。紈絝之

途斷當塞徵聘之途斷當開縱得僞隱士猶愈于得眞賈豎也雖然理財用人豈得岐視惟在乎天下之王乎

甕頭初香蛾蠓紛起此劉伶畢卓輩酒鬼所化也蚕蛾滛縱無度此紫玉韓仲輩色鬼所化也蜣螂累糞丸此王戎石崇輩財鬼所化也蟋蟀好鬭此要離項羽輩氣鬼所化也一鬼化爲多虫多虫各各變化以故酒色財氣四種人今盛

千古永無休歇

詩不碍禪而人有以禪廢詩者是唐士夫皆三寶罪人食浪仙靈一輩皆當入阿鼻地獄矣看得法門亦隘矣

閩俗端陽節有以初四日爲期而稱觴焉者予固已異之矣及詢閩友鄧道協則云分軍民爲兩日凡隷民籍者于初四隷軍籍者于初五予笑曰民原當四其四民哉軍原當五其五軍哉

但不知匠灶籍屬何時賞節耳予爲定期其在四五日相接之候亥子時相介之間乎雖然可四即可六何必五之是而四六之非乎推而廣之重陽先一日爲八後一日爲十皆可登高何必九之是而八十之非乎 歲時風土不必穿鑿

人當危急時言卑語遜二世爲閻樂所迫呼近侍宦者爲公曰公何不早告我項羽爲漢兵所迫呼騎士爲公曰吾爲公取彼一將此猶曰生

死項刻急不擇音也蔡京奉詔免相何至呼子攸爲公奸人失位與亡辟失命同其情態可畏也亦可哀也

右丞之檄淫牝讀之心酸春天之詔悍將聞之涕隕皆天下之至文也文而寬浮不切則譚了所云嬰兒詈不令人怒嫉妬譽不令人喜者近是以故彈章薦剡不足爲輕重榮辱而士氣不光上節不振也惟天下之文人能罵人能騙人

惟天下之奸人能知其罵與騙而詐泯承之若為不知也者、

蜚廉善走、以力事紂、武王伐紂、時蜚廉在北方為紂作石槨、還無所報命、為壇霍太山報紂、已得石槨、遂死之、而葬于其所、與樂亦奏事越頭下同、按蜚廉至非子、凡七世、由是觀之、則秦之公忠當襄公未生、而已然矣、此載史記必有所本、而譙周孤孟氏驅戮海隅之說疑無此事不

知蜚廉雖勇敵萬夫有鷹揚之尚父在何必遠逐始克戮之祇欲甚紂之惡爲武王地故掩其美此意學究皆然不但譙周也

窮措大謂漢王不惜千金行反間嘖嘖稱羨按史記陳丞相世家盖出黃金四萬斤也閒楚相亞夫閒楚將鍾離昧悉藉此金事前恣所爲事後置不問沐猴巳就檻矣天下事勢有所窮智有所困力有所窘非財不通後世忌功者以錢

穀誣才臣忌品者以簠簋汙廉吏皆寒陋之小人也　寒陋小人其種類甚繁衍

萬曆癸丑廷對有楚人尉姓者卷已進呈而誤寫烽火爲鋒火遂落名于後葉太傅對予言此係漱門生今提督閩學者即是士流因舉伏獵侍郎與鋒火提學相對又云周公之過非所以爲訓也此公名之訓故云

秀才小試高等所係甚重孤詣獨學便于求友

其次貧者便覓館穀富者便禦外侮近世場屋取士頗亂予親見有寫別字而中式者況世風惡薄報怨者多報德者少提學官防子孫受禍即不做亦得

浙中學臣自萬曆壬午至今四十八載其最具慧目能得士者晋江蘇子溪濬第一豫章陳赤石大綬第二最盲最顛倒者長州伍容庵袁萃第一天道昭昭伍公歸田而雙目頓瞽崇禎二

年六月初九日燈下識

漢武以衛青尚平陽公主光武欲以宋弘尚胡陽公主而未諧其時二主皆寡居古帝王家法寛恕、再醮非所諱也

汾宜嚴嵩當國時白下有脫巾之變、射死司農黃亞卿、朝廷置不問其子世蕃號東樓者、寔爲此謀、曰但罪死者、則生者可無處分、而軍心安矣、然如國法、何、且漸不可長東樓腰斬罪案、此

其一云戊辰六月十五日許水部招飲偶一貫郎談及往事稔服東樸應變之權予戲云此說可以通用假令闔庠諸生殺了師長只說此師罪原當殺而士心安矣闔城百姓殺了官長只說此官罪原當殺而民心安矣如師長官長止于被毆被罵其士民量給賞賚則持刃弑上者雖不沾賞亦無怨矣貫郎聞之默然

祖父居官時樹德樹怨處自心業已相忘子孫

以舊日子民之誼奢望于人不遠千里乞憐求助或抽豐或索札是人情怨無由厚者逐回薄者如肉投虎口無得免者諺所謂芥子落針孔也有一直指之子爲諸生父殁出遊于一吳姓兵憲意有厚贈不料乃父仇也坐以夾帶私鹽痛笞四十枷號遣戍死于途

田齊世家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又和卒予桓公午立則是小白之後復有兩桓公也

或問六道中人與畜生何至相埒予曰人者靈蠢之總途也佛仙形體不殊于人妖魔精怪塗飾爲人畜生中有蜂蟻烏鴈等絕勝于人人中有亂賊奸兇等反不如畜生雖欲岐高下得乎或曰子以最優之異類衡最劣之同類是杯水車薪之喻也試平等言之予曰貪嗔痴三字人與畜生皆備婬殺盜三字人全有之而畜生但有婬殺絕無盜也酒色財氣四字人全有之而

畜生但有色氣絶無酒財也即舉食之一節較屠宰割剝其毒與豺虎鷹鸇無異持齋者自謂慈善然牛羊猪馬鵝五畜、何嘗茹葷敢腥乎人生時受用遠過于畜生畜生死時苦楚遠過于人此輪迴報應使然而其道一也道猶路然人與畜生所由之路皆當墮落又各各肖似也雖然人中有畜生焉。不好名而瀆倫者是。人中有餓鬼焉不惜羞耻而饕餮人飲食者是人中有

脩羅焉恃剛用罔健訟植黨者是人中有神焉秉英氣而輕生嗜殺者是人中有天焉藏慈心而好生惡殺者是六道惟人介可上可下間于故曰靈蠢之總途也所謂惟危者此也

色損人者也食益人者也太宰何曾僕射蕭巨源俱有食單謝諷有食經段文昌丞相有食經五十卷孟蜀有食典一百卷人知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劭更甚日食二萬錢有日食五萬錢者

爲杜悰。日食三萬錢者爲和嶠。元載姦相所用食器三千桃。李文饒賢相一杯羹費錢二萬。不太侈乎此不過浪得豪舉名以實計之用錢一萬乾沒其半祇五千耳用錢一千主人所填腹者未必盈百家僮門客千百成群尚有嗷嗷待哺不獲沾餕餘者以戕物命則銷福損德誰當其業不太愚乎予鄉萬曆間有賈秀才田布衣五六人終日聚飲掣籤而食。六畜烹調炮炙法

種種異覚以是廢家此雖瑣尾不足道然吾欲以食箴二字繼嚮昔人食單食經食典亦夜郎敵漢意歟顧先朝人卿相而賈田土民處艱迴異胃瀊焉可也

商丘愛錢子有先騷誤

不種而生除之復蔓者草不育而生蕃之彌橫者鼠皆天之好生也小人猶是耳世間有無草之地乎有無鼠之室乎有無小人之國乎殺草者莫如霜而胡地有青塚之異捕鼠者莫如猫

而唐時有同乳之奏況欲以君子去小人而爲人主者偏左袒君子無有是處

李夢陽獻吉幾爲劉瑾所斃獄中急書片紙出德涵救我康海疾馳見瑾閽者不報然康巍科負物望瑾鄉人也聞之即延入飲危詞動之引高力士容李白事以悅瑾遂得赦瑾敗而康坐黨逆削籍竟不知康前後與瑾絕不比周祇救獻吉一事與之交涉義俠處翻成罪案殊可哀

也伶人演中山狼雜劇以刺獻吉清議薄之魏閹時朝紳坐視同年之枉死父母公祖之冤斃而莫救豈以康德涵爲殷鑒耶

嘉靖閒負戰功而冤死者曰張經經不知何處人何科進士按葉福清日本考經以嘉靖三十三年總督兩浙先是經總督兩廣有威惠討調廣兵以禦倭未集而少司空趙文華以禱海至趙素媚奸輔得高位因狎侮經經不稍貶趙屢

促出師、經謂兵機秘密。又不告以戰期、趙遂劾經養寇、　詔逮訊時、經已與寇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又破賊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斬西市。嗟夫、予嘗謂忠臣功臣、為奸臣所陷者轉世必爲亂賊、今張經安在哉、楊鎬王化貞二者必居一于此矣、伯有作祟。思以慰之。非錄張經之後而贈謚焉。恐

氣未易銷也。

范應期嘉靖乙丑科鼎元也萬曆甲戌科范分校南宮鼎元孫繼皐總督馬鳴鑾皆出其門范歿後其子貧困孫見居亞卿之職致書于馬懇其念舊垂盼蓋以座師子叮嚀同門友宜無不用情者顧寄諭將領不許涴范居間僅贈白金叅拾兩促歸答孫牘硜硜小人不能大有所助也此事范公子親語我者　昭代人心風俗以

薄爲道有刺薄若反群起非之故友誼益衰夫自孝標廣絶交論出而倒溉臭名流播千古此所關于世教不小子能黜乎且願爲佳公子者。閉戶耕讀。勿以泉下朽骨。觸人冷面可也。

世間贋造古銅古畫及僞托地仙活幾百歲者俱以年月官秩不協自露破綻爲有識者所笑乃知讀書博學不受誑于無賴免失靑蚨亦作家者所急也

儒者以封禪求神僊為人主莫大之愆然皆小過也朝廷舉動貽累百姓脊纖悉皆有所礙如媚臣獻瑞改元猶無大害惟蔡阿房幸江都征高麗等事傷財殞命毒痛盡民受之故就求氏論天書花石綱胥壞矣王旦童貫品亦懸絕

裴休相公法門中推龍象焉死作于闐國王說者曰此業報非福報也謂巳見黃蘗圭峰旣談般若不當作相作節度富貴如故也予謂不然

休于法門窺其三昧而非眞欲成佛作祖者也富貴之疾已入膏肓其幸而不墮落者。三寶力也。牛後轉作雞口業耶福耶古有碎帝賜龍腦鉢者謂當以瓦器食壞色衣水儀袁晁之佻因沉香寶座而溲則休也免墮泥犂坑塹是即福矣

壽夢之欲立季札爲其賢也諸樊始而讓札既而傳弟餘祭餘昧以次及札曲成父志則諸樊

未見其不賢也。壽夢何故欲廢之。死不序諸樊餘祭餘眛相繼登卒天也人何能爲三君中有一長年者則札之讓節不著而吳之篡弒不成。史記吳越春秋俱以王僚爲餘眛子公羊傳則以王僚爲壽夢庶子二說所未據昭穆之序總不當立使公子光得爲口實也晋事頗類吳重耳在外則夷吾且不當立况子圉乎。子圉王僚之被禍皆自作孽不足憫也。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謂匪彝弗類雖有如無也蓋憂其爲亂而波及于己也非憂其將死也此等兄弟惟幸其死豈皮以是爲憂乎商聞之矣只泛說若泥定聞諸孔子豈聖訓洋洋及門之士、獨商聞而牛不聞乎、四海兄弟商欲以朋友之一倫、補兄弟之缺、立論甚廣先儒評商規模狹隘恐未必然、

有司之胥曰書手下僚武弁之胥曰識字夫書

手猶易充也識字之名。豈易當也哉。即楊子雲恐未必無悉。其所問奇之人之胷中。可測究也。東坡有言太白廼自招不識字。豈意今日識字滿天壤耶

詩不用故事惟三百篇爲然漢魏六朝即不免矣况唐人乎然三百篇所以不用故事者四言四句祇十六字耳詩不拘沈約韵惟晉以前爲然唐人即不免矣况後世乎然晉以前所以不

拘沈約韵者、韵家雜出而約未生耳、今人未能爲三百篇之詩而但云不當用故事是未曾辟穀先求羽化也躐等甚矣未能爲晉以前之詩而但云不當拘沈約韻是三家村人本無巾幘可戴自托于科頭也大言甚矣此說朔自公安、效尤于竟陵、而山人無識無學者因藉口以藏拙、有臉皮男子不當拾其唾餘

張禹孔光杜欽谷永皆以經術顯者應變陳言

並黨王氏其所由來者漸矣譬諸狗焉見主人時少而豪奴日投以骨搖尾擺首迎之見主輒吠且嚙矣夫富貴爵祿亦人主之骨也而假手權姦使其示恩于衆狗以自取夫吠且嚙甚矣成帝之昏也世間真豪傑絶少真姦佞亦少假令成帝稍稍足恃則日食地震等災異張孔杜谷輩未必不直言以邀主眷且博一擊邪之名也不得已而絶望于人主乞憐于私門明知天

下後世唾罵而不暇顧焉以苟竊一時之富貴爵祿是諸臣之不能安貧所致亦其所遭際使然也故夫居恒犖犖口談名節而不能安貧者末路皆不可知不可保者也嘗試衡之薦賢于公室者第一流人物也蔽賢次之最下則收入私門此王氏篡漢之漸哉

沈氏日旦初集卷六畢